

□纪伟/诗篇

百岩怀古

站在历史的山岗上
极目远望
穿过一千七百年的时光迷雾
几个人的身影渐渐清晰

山风拂过竹林
千百年不变的沙沙声响
仿佛脚步声
踏在百岩的青石路上

阳光穿过指缝
红色的山石印上了一个手掌
于是 延伸了千百年的画卷
多了一枚鲜红的印章

熟透的山果
馥郁了峰峦山岗
沉醉的百岩哟
又闻到了千百年前的酒香

□李玉钰/诗篇

初春写意

一棵树
轻易避开高压线的阻拦
把容忍长向无限
在和乎路
五只鸟巢隔树相望
不是临时开发
有血脉的连接
拔高的阳光
看出轰鸣的血脉

通向祖先的脐带
透过栅栏
卫生局院内
一树无辜的白玉兰
抛开目前的绿叶
无意地
照亮路人的眼睛
梅花早已开过
在这样的季节
只有你手提乳房
一袭长发温柔四起
抑扬顿挫
女红涂抹白色图腾

□刘万勤/经典叙事

盲牛

回忆起我家喂养的那头盲牛，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它对我的印象并未随着漫长岁月的洗刷而淡化，至今仍记忆犹新，清晰可见。

打我记事时起，它就拴在我家南院的桃树上，据说是从邻村姓张的一家买来的。它毛色金黄金黄，通明透亮，浑身就像披着金光闪闪的黄缎子。头上长的两只角，分明是用锯锯掉了半截儿，就好像长在头顶上的两根小木桩。一般锯掉角的，多是因为它抵人，可它很温顺，很听话，不知原来的主人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大伯给我说，这牛双瞎，不用怕它。它竟然是瞪眼睛？我好奇心强，就仔细端详它的两只眼，只见两眼当中，有两个淡黄色的花花儿，我用手在它眼前晃晃，它眼睛一眨也不眨，一动也不动，我就相信大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对它一点也不惧怕。每到天快黑时，大伯就支使我去牵牛上槽。我总是一路小跑地推门进南院，向卧在地上眯缝眼睛的它轻轻唤上一声，起来！它马上睁大眼睛，四条腿一使劲，呼地就站了起来。我解开缰绳，走在前面，它在后面嗒嗒嗒地跟着。进家门时，门槛很高，它前腿不防腾地绊一下，立马就高抬腿走了进来。牵它上槽，几乎是我每天的功课，也是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慢慢的，我心里老是系着盲牛，它就像卧在我的心窝里，就像嗒嗒嗒走在我的眼前。

盲牛吃的是铡碎的玉米秆和麦秸。它大嘴小嘴地吃，就像从不挑食的孩子，低着头，一口口吃得很香甜。到剩个槽底儿的时候，大伯用瓢泼上水，捧几捧料一撒，用拌草棍一拌，它过年似的吃得更香甜。我最爱看它吃草，奇怪的是，这些人根本不吃的东西，它居然大嘴大嘴地吃，而且吃了身上还会长出能拉动大车的力。我看着看着，就蹦起来摸它的角，很硬很硬，但它一点不恼怒，可能知道我是跟它玩的，就随你的便摸吧。

它吃得多喝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圈里每天傍晚都要垫上土和沫槽。大伯背起箩头去外面扫沫槽时，我总是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大伯扫一堆树叶碎草什么的，我就用手一捧一捧往筐里捧。心想，把这些垫到圈里，牛就不睡屎窝尿窝了。尤其是冬天，牛睡在屎窝里，溲得很，我想起自己尿了床睡在屎窝里，冰凉冰凉的，可难捱了。所以大伯一说去扫沫槽，我没有不去的。

那时吃面靠石磨磨，拉磨当然是盲牛的事。一说要磨面，我就牵着牛走在前面，停在磨房里等大伯背着套端着粮食走进来。把牛套



(本报资料照片)

好了，我就撒腿野去了。家里人多，一次磨得也多，早早磨完，到晌午头还磨不完。大娘心里着急时，就会喊我过来，拾个木棍儿在后边赶牛。木棍儿往它屁股上一下一下地敲，它马上像从天外来了力，拉起磨呼呼地小跑起来。一会儿，它通身是汗，一片片的黄毛透出暗黑色都振在一起。这时，我心里一震，要是自己又饥又累，还要打自己的屁股拉着磨跑，不委屈得嚎啕大哭才怪哩。我暗暗扔掉棍子，就在后边握着拉磨杠使劲帮着推起来。不一会儿，我的身上燥热，头上的汗珠扑扑扑地往下掉。大娘看我热成这个样子，就叫我坐在外边歇歇。我说，我热牛也热，我累牛也累，牛也能歇歇吗？大娘不吭声了，我仍不停势地推着。

我最难忘也最感谢盲牛的一次是：那年秋天，我的腿摔伤了，要去三十多里外的杨葛档贴膏药。当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大伯说，咱套车去。我一听高兴得很，出远门能坐上牛车，就是很高档很奢侈的事了。早早吃过午饭，我坐在大伯套好的牛车上，一路向南，就咯当咯当地出发了。盲牛拉车走起来，呱嗒呱嗒的，仰起头，目向前方，谁也看不出它是盲牛。可它的

两只耳朵直是摇摆着，时刻在捕捉着声音的信息。若听见“吁”的声音浓重时，它就立马站住；若听见“吁”的声音长长地扬起时，它就向左拐；若听见“搔”的声音，它就向右拐。它若走得偏左了，鞭梢儿在它的脖子左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右走得偏一点；它若走得偏右了，鞭梢儿在它的脖子右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左走得偏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若要上桥了，它听见“上坡了”的提示，立马就用力拉着往上上；到下桥的时候，它听见“下坡了”的提示，就屁股坐着车轱辘嗒嗒地往下下。

到了杨葛档，大伯把它卸下车，拴在树上歇息，马上领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糊上膏药后，大伯说天不早了，就急着往回赶。它可能四肢还在酸沉的时候，就又把套在了车上。离家还有十来里路时，已是星星满天秋虫唧唧了。一头盲牛，就这样忍饥受累一声不响地拉着我来回走了六七十里路，怎不叫我心里隐隐作痛，叫我心里深深地感激呢！

卸了套，牵它上槽时，它的腿迈得很慢。到家里，我吃得是香喷喷的饭，盲牛却吃得是长长短短的草。

□东篱/小小说

最佳方案

红星化工厂的锅炉爆炸事件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

比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更让记者们关心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准确弄清的被掩埋在废墟下的人数——因为企业老板潜逃了，而工人又多是外地农民工。

而最让记者们感兴趣揪住不放，是事故发生至今，省、市领导都赶到现场了，县委书记兼县长储奉投却一直没有露面。据说是出国考察了。

当救援工作进行到第四天下午时，果然又在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幸存者。

这个消息迅速上报到了救援指挥部。

几乎就在同时，“书记已经回国”和“老板已被抓获”这两个消息也传到了指挥部。

很快，又从指挥部传出两个重要消息：一个是书记要在回去的第一时间赶到救援现场，直接指挥救援工作；另一个是，据化工厂老板交代，事故当天共有48名职工在岗，也就是说，除了32个死亡的和15个获救的，只剩最后一人了。

因为书记即将来到救援现场，所以有关最后一名职工的救援工作，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记者们又蜂拥而至，长枪短炮，严阵以待。

现场指挥部总负责郝作秀这几天被搞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他接到储奉投预计一个多小时能赶到现场的电话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把负责现场技术指导的消防大队指导员勤志尚叫到跟前，别有用心地问：“救出这名被困者，最快得多长时间？”

勤志尚胸有成竹地说：“从综合分析现场情况看，有两个救援方案：第一个方案需要半个小时，但比较冒险，我们担心切割大梁时引起的震动和塌方，会造成被困者因窒息死亡；第二个方案需要一个半小时，虽然比较安全，但由于被埋者身体极度虚弱，大腿又在流血，我们担心时间不等

“用第二个方案。”郝作秀果断地下达命令。

“那我们的救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勤志尚表明着自己的看法。

“你说错了，意义非常重大。”郝作秀振振有词，“既然第一个方案太冒险，那我们就不能明知故犯，授人以柄，让记者说我们是由于制订方案不科学、不严谨造成了不该发生的悲剧。我们的工作已经被那些记者抨击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正面报道。所以说，第二个方案是最佳方案。”

当勤志尚指挥几十名消防战士把最后一名员工从废墟下挖出时，书记储奉投正好赶到现场。储书记双眉紧蹙，表情凝重，大步流星地走到抬着担架的战士身边时，“咔嚓”、“咔嚓”的拍照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

第二天，省、市、县三级新闻媒体上，均出现了储奉投到事故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的正面报道。

当日10时，郝作秀和勤志尚刚来到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门口，院长就迎了过来，告诉他们，昨天送来的那个员工因抢救无效死亡。“要是早送来半个小时，他也许还有救。”院长不无惋惜地说。

勤志尚听了这话，忿忿地看了郝作秀一眼，并冷冷地甩出一句话：“这样的救援，有意义吗？”

郝作秀当然能够听出勤志尚话中饱含指责的成分，他不以为然地抖开手中刊登有储奉投风风火火走在担架旁的巨幅照片的报纸，意味深长地说：“至少，我们为储书记赶到现场提供了时间，为我县挽回了影响。所以说，意义重大，非一般人能够理解。”

勤志尚一下子醍醐灌顶：原来，采用第二个方案是为了“丢卒保帅”。

不远处的走廊里，传来了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儿啊，你四天都熬过了，为啥不再多等一会儿儿……”

热烈祝贺

طعام المسلمین 清真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十一周年

伊赛11周年 感恩一亿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牛肉供应商 2010年上海世博会牛肉供应商
2010年广州亚运会牛肉供应商 2012年全国农运会牛肉供应商
2013年全运会河南运动员指定牛肉供应商

安全 营养 健康

游焦作山水 购伊赛牛肉



打造中国清真牛肉第一品牌

公司地址：博爱县鸿昌路西段 客服电话：400-661-0860 www.hnyisai.com